

72084
11



唐文粹卷第四十六 古文成 摠二十四首

吳興姚

鉉纂

讀

讀荀

韓愈

讀墨子

韓愈

讀鬼谷子

來鵠

讀司馬法

辯

辯諱

韓愈

辯文

獨孤都

辯謀

陳黯

辯害

羅隱

時辯

沈顏

三子言性辯

杜牧

象耕鳥耘辯

陸龜蒙

太華仙堂辯

王涯

廬江四辯

盧潘

解

進學解

韓愈

仲尼不臣解 盛均

文之章解

韋籌

獲麟解

韓愈

國之興亡解

李華

象刑解

沈顏

人早解

盛均

工器解

程晏

命解

李翔

叛解

李其

讀荀

韓愈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
 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
 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
 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
 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
 然先師大儒猶在火于秦若入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
 氏而已耳揚雄氏而已耳又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
 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醇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
 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
 著之離於道者去之故其書春秋無疵予欲削荀氏之

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小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
 也苟與雄大醇而小疵

讀墨子

韓愈

儒譏墨以尚同兼愛尚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
 也事其大夫之賢者春秋一專臣不尚同哉孔子沒愛
 親仁以博施濟眾為聖不並一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
 褒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尚賢哉孔子不與祭如不
 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一儒墨同是堯舜同非祭
 紂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一不相悅如是哉予以謂
 辯生於末學各務集其師之訟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
 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讀鬼谷子

來鵠

聖人神疲力盡以行道開禮展一以告人欲天下不忘

乎温良忠慤敬讓之心也後之明王又增以設學校立
廟祀邊豆時修衣冕屨製其天下之書則牆表整整林
軸麗麗斯可謂教導之備者也如一定猶有不率其勸不
由乎道者所以聖人憂其窳墮乃丁三年不為禮禮必
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何訓之示之之至而訓之示之
之難也鬼谷子者鬼谷先生之書也六國時所作其教
人容動色理氣意之間以詭給激訐佻固呼哩離合揣
測反覆檢滑之術悉備於章旨余讀之知六國之時得
術是書者惟秦儀而已亦盜祿入國之祕經然自六經
已降至於漸醜之後其中有數篇者乃今之粉兒乳子
亦可與秦儀齒也至如捭合飛箝捭合實時之常
態是知漸醜之後不讀鬼谷之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
符契也嗚呼聖人之道設禮樂詩書之學校廟祀之

盛孜孜矻矻則何易壞易崩入人之心難耶鬼谷之書
三卷而已代不家有則何自然符合奧妙契人心之易
耶使天下用聖人之道學温良忠慤敬讓之心得如自
然符契鬼谷之書者則吾見聖人無恨矣抑余瞑目放
已陶陶入太古風是不可得也昔蒼頡文字鬼為之哭
不知鬼谷作是書鬼何為耶吾今不覺毛磔膽寒者是
疑今之復有鬼谷新書口而懷之者則吾不知其備

讀司馬法

皮日休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
仁天下之民從而帝之不日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漢魏
尚權取赤子於利刃之下爭寸土於百戰之內由士為
諸侯由諸侯為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戰不能服不日取
天下以民命者乎由是編之為術謂鞮也術愈精而殺

人愈多法益工而害物益甚嗚呼其亦不仁矣蚩蚩之類不敢惜死者上懼乎刑次貪乎賞民之於君猶子也何異父欲殺其子先給以威後啗以利哉孟子曰我善為陣我善為戰大罪人後之君有是者雖不得士吾以為猶士焉

諱辯

韓愈

愈與進士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蒞與丘同音鳥草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而子不

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則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特

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周

曰克昌厥後又孔子不偏諱二名諱又曰宋不微春

秋不譏不諱嫌名衛桓公名完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

魯參之父名哲曾子不諱昔曾子曰湯昔者與友周之時

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

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

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鷄不聞又

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

饑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論及機以為觸犯以誰為

廟諱以機為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

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為不

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邪作人得如周公

孔子亦可以止邪今世之事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辯文

獨孤郁

或曰文所以指陳是非非有以多為貴也其要在乎彩飾其字而慎其所為體也又曰文章乃一藝耳是皆不知上流之文而文之所上由作也夫天文位乎上天人文位乎中不可得而增損者曰然之文也故伏羲作八卦以象天地窮極終始萬化而無有差忒故易與天地準此聖人之文至也但合其德而三才之道盡後聖有作不能使支為五或七而九洎而四折者是其文之至也文字既生

治亂既形仲尼作春秋以繩世而褒貶在一字是亦文之至也乎然則易卦之一書春秋之一字豈所謂崇飾之道而尚多之意耶夫文者考言之具也可以革則不足以畢天地矣故聖人當估以將來無得以筆削果可以包舉其義雖一畫一字其可以矣病不然而曰必以彩飾之能援引之富為作文之秘急是何言之末歟夫天豈有意於文彩耶而日月星辰不可踰地豈有意於文彩耶而山川丘陵不可如八卦春秋豈有意於文彩耶而極與天地侔其何故得以不可越自然也夫自然者不得不然之謂耶不得不然又何體之慎耶夫天地八卦春秋確止於此者也吾得定其所云其不至於此者惟吾何學焉吾安能以天下之心也是則其心卓然絕於俗者其文不求而至也無得子為教苟於聖達

之門無所入則雖劬勞憔悴於黼黻其何數哉是故在心曰志宣於口曰言垂於書曰文其實一也若聖與賢則其書文皆教化之至言也徒見其纖靡而無根者多給目文與藝嗚呼

辯謀

陳黯

覆載之中曾有心者有其謀然其謀則必為己而鮮為人故有孜孜汲汲力於謀者得之則逸身豐家不得則嫉時怨命噫此真澆風薄俗者之心也豈古聖賢之心乎夫古聖賢未始無謀而不求利於身也不求利於身而利自及也何以明之堯舜有大寶之位不傳於子而傳於他人是為天下之謀得其君也大禹疏鑿橫流過其門而不顧啼嬰是為天下之人謀出其溺也后稷勤耕播殖百穀是為天下之人謀粒其食也其謀信何

如哉古今語帝王者必首於堯舜論功德者無出於禹稷風馨億齡不復磨滅其利身又何如哉近世之謀則不然小者不過於謀衣食大者不過於謀祿位督之利天下者或未見謀嗚呼持是心而希其道侷於古人是猶欲越山海而捨梯航其進也無由矣雖今聖人在上賢人在位其謀靡為不然恐蚩蚩者日用而不知也故因文以辯之且欲賢不肖皆公其心苟賢不肖皆公其心則三古之風日可復矣

辯害

羅隱

虎豹之為害也則焚山不顧野人之菽粟蛟蜃之為害也則絕流不顧漁人之鈎網其所全者大所去者小也順天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盡規矩而進者全禮義者也權濟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然後禮義在焉力不能

濟於用而君臣上下之不正雖抱空器奚所施設是以
佐盟津之師焚山絕流者也扣馬而諫計菽粟而顧鈞
網者也於戲

時辯

沈顏

論者以五帝不迨於三皇時變也三代不迨於五帝時
變也五伯不迨於三代時變也孰曰時其在君乎在臣
乎在民乎沈子曰在君不在臣在臣不在民在民不在
君臣古若義若軒若陶若申侯時在君也若殷武丁若周
武王若齊桓公若晉文公時在臣也若夏之桀殷之辛
周之赧秦之二世時在民也故時在君則為皇為帝時
在臣則為王為霸時在民則為禽為虜為禍矣夫君德
日勤時在於君君德不申時在於民愚故曰在君不在
臣在臣不在民在民不在臣石臣吁唯明君而能知時之

所在乎

二子言性辯

杜牧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揚子言人性善惡混曰
喜曰哀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者情也情出於
性也夫七情中愛怒二者生而自能是二者性之根惡
之端也乳兒見乳必孥求不得即啼是愛與怒與兒俱
生也夫豈知其五者焉既壯而五者隨而生焉或有或
亡或厚或薄至於愛怒曾不須臾與乳兒相離而至於
壯也君子之性愛怒淡然而不出於道中人可以上下者
有愛拘於禮有怒懼於法世有禮法其有踰者不敢恣
其情世無禮法亦隨而熾焉至於小人雖有禮法而不
能制愛則求之不得即怒怒則亂故曰愛怒者性之本
惡之端與乳兒俱生相隨而至於壯也凡言情性之善

者多引舜禹言不善者多引丹朱商均夫舜禹二君子生人已來如二君子者凡有幾人不可引以為喻丹朱商均為堯舜子夫生於堯舜之世被其化皆為善人况生於其室親為父子蒸不能潤灼不能熱是其惡與堯舜之善等耳天止一日月耳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為喻人之品類可與上下者衆可與下之性愛怒居多愛怒者惡之端也苟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苟得多矣

象耕鳥耘辯

陸龜蒙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為之耕鳥為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叙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

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為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夫四凶恐害於政其為疾且畏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召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得耶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怪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歐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太華仙掌辯

王涯

西嶽太華華之首峯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自下遠而望之偶為掌形舊俗土記之傳者皆曰昔河自積石出而西流既越龍門遂弭南馳者千數百里折波左旋將走東溟連山塞之壅不得去有巨靈於此力擘而剖其

中距而北者為首陽絕而南者為太華河自此洩茫洋
下馳故其掌跡猶存巨靈之跡也余聞而惑之乃往觀
曰誕哉此說乎夫所謂神者非人也其動無聲其行無
跡若形而無象若氣而無色拔山剖澤而不見其作鼓
風奔水而不見其力視不可察名不能及故推而謂之
神苟有聲可聞形可見非神之所為則皆人力之能及
也烏有神之作力而有人跡乎且夫高天厚地聳山流
川者神之所為也所言開山導河亦神也神之所以神
者有作而無悖一成而不易烏有始塞而復達之始達
而復絕之始不知終是不為神矣且一此靈之運為何古
乎在太初開闢之始乎為陶唐洪水懷山襄陵之際乎
以為開闢之始也宜當胚渾之先天地未位萬象茫昧
尚無定歸當止一河之壅抑而一靈坐與其道借有其事

自為而著悠悠乎年代之眇沒其誰也克傳以為陶唐
洪水之際乎則禹奠百川宜在禹貢乃曰導河積石至
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皆禹功之所致以達
于海豈天地大異之若此而典記不以為文哉天設四
瀆宜有以通不當始遏其流滯撓其和氣及其汨亂而
後理也且山谷之作此形何則不有危陷相薄高深相
敵乃有銳而出者為虎鬪而背者為熊耳角而嚙者為
牛首冠而峭者為鷄頭必以形之類形而必加說則鷄
牛熊虎之象其亦有作乎余嘗覽張平子賦西京至巨
靈高掌厥跡猶存之辭以為該聞精達常以是惑使不
語怪神之旨何所述明暨覩其形而咨之果謬悠而無
據也將假文神事以飾其辭歟為思而有闕歟因辯其
由而述之以告山下

廬江四辨

廬潘

凡作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地而不古失其地矣
 秦一天下破國為郡名地者唯求於禹貢與山海經故
 始皇二十六年呂揚州之地為九江鄣鄣郡會稽九江
 會稽出禹貢鄣出山海經按海內南經云三天子鄣山
 在閩西注云在歙縣東浙江出焉海內東經云廬江出
 三天子都入江彭澤注云即彭蠡也今彭澤縣西西
 是也經又曰一名天子鄣江南鄣由此名也廬山在彭
 蠡西涯因廬江以立名項羽封英布為九江王盡有揚
 州之地漢高改九江曰淮南即封布為淮南王十一年
 布誅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孝文八年長死徙封長子安
 為淮南王賜為廬江王勃為衡山王應劭曰廬江故廬
 子國也考尋載籍古無廬國之名是劭以廬江為廬戎

之地也按左氏傳廬戎亦曰廬在宣城四山中劭誤以
 中廬之廬為廬江之廬後人因迷而不悟按漢書諸侯
 五年表北界淮潁略廬衡為淮南顏注云廬衡二山名
 也衡即今霍山按東漢地理志建武十年十省六安國以
 縣屬廬江郡郡十四城有舒潁陽襄安郡南有九江東
 合為大江大江之南與彭澤相接既得潁陽潁陽有廬
 山廬山因廬江而名古矣廬江之城包江南北而有之
 周景武廬山記云匡俗周威王時生而神靈居於山上
 世稱廬君則是俗因山為號不因俗為廬而名山為西
 域法者曰惠遠作廬山記不知所始乃曰匡俗出殷周
 之際結廬山上因名山曰廬其謬甚矣按豫章舊志俗
 父與番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於潁陽武
 帝南巡封俗為明公是山不因俗而名愈明矣余故曰

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廬江自山海經所謂出三天子都者是也今山在彭蠡之上亡其所謂廬江者時移事古名與地改故也又按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地理志云浙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率則歙今浙江是也今率山在歙州南連延而西曰浙嶺浙水實出其陰又西走音彭澤凡三百里并水出山陽者皆西流匯于彭蠡廬江遠乎哉是必一水也又按今潯陽在江州大江之南古潯陽在大江之北名地為國者豈限江之南北哉求於古而已矣廬江之國自山海經而名者為是

右辯廬江

同食館不知名於何時咸謂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因以為名按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屈瑕伐羅羅與廬戎兩軍

之杜注云廬亦為廬廬戎南蠻也文十六年經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注云庸今上庸也今房川上傳云楚人出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注云廬今襄陽中廬縣也振發廩食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勾瀝勾瀝楚西境也使廬戢梨侵庸戢梨廬大夫也又按漢書地理志當陽之中廬在襄陽縣南今猶有次廬村顏注云隋室諱忠故改為次又按楚莊王時都郢即今之江陵由郢而伐西北密邇之庸安有發東北數千里之廩上下同食哉此非廬江之廬明矣噫夫命名者不祥國地之本末俾後世地因名而生惑余今以廬江所治故六地也六與蓼皆滅於楚以滅而滅孫辰歎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六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足以為後代鑑因更是館名曰建德

右改同食館名

漢書淮南王殺開章葬之肥陵肥陵肥水之上也在壽春應劭云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今按肥水出雞鳴山北流二十里所分而為二其一東南流經合肥縣南又東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出壽春西投註于淮二水皆曰肥余按爾雅歸異出同流肥言所出同而所歸異也是山也高不過百尋所出唯一水分流而已其源實同而所流實異也故皆曰肥今二川圖記皆不見夏水與父城惡睹其謂夏與肥合者乎合於一源分而為肥合亦同也故曰合肥而云夏與肥合者亦應氏之失也

右辯合肥

按圖記令治父山在廬江東北即左氏所謂莫敖縊于

荒谷群帥囚于治父茲山是也余按杜注及地理志荊州記皆云治父城在荊州荒谷西北小城即治父城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治父是也廬非廬戎之地同食異振廩之所安得復有治父哉後人妄加之明矣矧囚於城豈囚於山乎余按今治父山實有鐵冶乃作教告縣更名曰冶山不疑

右辯治父山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卦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此疏麻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能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能明行患不能

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于
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
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
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矻矻以
窮年先生之於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
好子子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
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謂有勞矣
沉浸釀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蒲家上規姚姒渾
渾無涯周誥殷盤信屈求勿聲牛膠牙春秋謹嚴左氏
浮誇易竒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
知同工異曲先生之於德可謂閑其中而肆其外矣
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
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

疾也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

見治平命與仇謀其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

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

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音細木為桷構榑侏儒椳鳴

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

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

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

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寓五大

論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與足

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令先生學

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平其中文雖竒而不

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平廩

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平廩

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篇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必負之崇庫暗忘已量之所稱去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拭為盪而訾醫師之不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

仲尼不歷聘解

盛均

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也夫二國交驩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輸財於女國一駕帛於土皆曰聘故無財與無君國之命不曰聘也當一德蝕衰周道徂七國蓋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學韶於齊求師於周將欲鑄義以鏡國張仁以羅俗使明筭左宗資也且去魯適衛蓋辭在於

仕矣自宋之鄭殆非可一矣絕糧於陳蔡亦無財矣官至司寇果不為士安謂帥哉吾聞夫子觀夏道則之杞觀殷道則之宋較是而亡口雖他國可知也安謂歷聘哉

文之章解

韋籌

垂日月所以為天也光盛而形物于地備禮樂所以成人也言成而著訓于簡非是而光者燭龍燿火亦光矣非是而言者狂童詖子亦言矣故定曰天文曰人文自文而之于地之于簡者章也然而文在帝則簡在史是以堯文思章于典舜文明亦章于典文王性堯舜之文也文治于西伯章于詩易仲尼性堯舜文王之文而弗帝弗伯也盛章于禮樂經記回性仲尼之文也文不及章偃商學仲尼文而之于人也故樂章武城民而經章魏國君伋性其祖者也公孫南以學而章于中庸軻性

汲者也勤其道而章于七篇由偃至軻無有禮樂者乎
是畢由人文而章者也未見不由而章者也人視影於
地者仰而見燭火而不見日月必曰非天文之章也視
辭章於簡者久而見狂濫一而不見禮樂則不曰非人之
文章也浸有不自文而章國知易曰觀乎人文以化
成天下使章不自人文也六下孰觀而孰化

獲麟解

韓愈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
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
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
麋鹿之狀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
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
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

宜雖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但麟為聖人出也聖人
必知麟麟之果不為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
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國之興亡解

李華

為國者同於理身身或不和則藥石之針灸之若夫扶
疾而不攻疾病則斃扶之者死也齊隋之亡也以貞於
終始為惑苟而無恥為明慢於事職為高賢見義不為
為長者繩違用法則附強而瀆弱也議於得失則異寡
而同眾也尚學希古謂之誕趣便中時謂之工觀其燥
溼而輕重之候其成敗而褒貶之肉食之尊以滋味糊
口忍危亡而僥祿利自是而下則曰上司猶如之我於
國何有設能憤發則逆為備豫動開東闐氣沮志衰志
亦從化倖於生者炎炎而四合死於正者求援而無繼

麒麟悲鳴鳳鳥垂翅鷓鼓害翼犬呀毒啄則蛇鴆虎狼之徒其可向耶嗟乎心腹支體一也為病者萬焉雖有岐緩而不請岐緩視之而不救噫齊隋不亡得哉反是而理則王道易易也

象刑解

沈顏

舜禹之代象刑而人不敢犯言象刑者以赭以墨染其衣冠異其服色凡為三等及秦法苛虐方用肉刑鋸鑿箠扑楚毒畢至而人犯愈多俗益不治其故何也非徒上古淳朴人易為化亦由聖智玄遠深得其理故也夫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刖之笞之扑之而不為畏也何以知其然耶夫九人冠而一人髻則髻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髻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髻者勝民不知冠之髻之

為勝但見衆而為慕矣今免者多而刑者少人尚慕其多矣及刑者多而免者少焉以少為勝乎故曰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刖之笞之扑之而不為畏也凡民之心知恣其所為而不知戒其所失今辱而笞之不足以為法也何者蓋笞絕則罪釋痛止則恥滅恥滅則復為其非矣故不足以為法也虞舜染其衣冠異其服色是罪終身不釋恥畢世不滅豈特已以為恥也人之見之者皆以為恥也皆以為戒也愚故曰非徒上古淳朴人易其化亦由聖智玄邈深得其理故也

人旱解

盛均

涸灘歲越垠曠旱塞諸陽遷市不雨祈山川庶神又不雨觴土龍舞巫覡愈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捕退龍而

課之昔歲嘗然農剝其澤及召術人至而旱色如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道去矣其遺囊有書一幅目曰人旱早有三日天旱國旱人旱曷為天旱蹇陽肆凶下土祇慎雖六七歲黎人不飢曷為國旱君道熾災德涸仁枯貪風暴氣蒸為時癘曷為人旱邦燬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為陰夫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政政清而俗阜今貨遊於上刑贖于下百姓焦愁結成恨暑所謂人旱者也邦守不清其政而逮龍貨雨是猶乘桴適海豢羊望冀於何可冀乎太守得書增怒是歲自正月不雨至于五月明年殍死者數千人而太守亦以財禍

工器解

程晏

匠刀者不必自用割匠弓者不必自用射善為器而已

善割者不必善匠刀善射者不必善匠弓善用人之器而已庖丁豈自鍛而後操之耶由基豈自斷而後射之耶然則匠刀者不嫉庖丁之解匠弓者不嫉由基之中業已之為器而懼刃之不利弦之不勁也我器既利既勁稱彼之用是器得其所又何嫉哉蕭張為漢之器既利既勁矣不嫉漢祖之能刃我而解羽弦我而中羽天下是業已之為器也反是者所謂已匠刀不欲人之善割已匠弓不欲人之善射然則器安適乎范曾之器也既利既勁矣鴻門之言不用羽非善割善射者終不能用其器也是器豈嫉人也哉痛器之失其所也是言也不足為儒者道用警乎貪民嫉上之臣也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

朱閱

古者以死為歸也然則豈死者皆得歸哉故有兇肆之

徒壓溺而斃貪暴之輩刑戮以亡謂之不得其死不得其死是不得所歸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辱其親是得所歸矣所歸者猶有數品焉有跛躄而歸者有困窮而歸者有憂鞠而歸者有暇豫而歸者有榮顯而歸者有欣喜而歸者佞媚於生前而得其死者跋躄而歸也愚鄙於生前而得其死者憂鞠而歸也三者皆第其也彊暴於生前而得其死者憂鞠而歸也三者皆第其歸路也正直於生前得其死者暇豫而歸也敏達於生前得其死者榮顯而歸也仁惠於生前得其死者欣喜而歸也三者皆坦其歸路也嗚呼公昔有遺德於其生前矣而今之歸也豈有跋躄困窮憂鞠之苦而無暇豫榮顯欣喜之逸哉公歸之道光矣予感公之知獨來弔作歸解或曰子不識彭陽公而去豈誣也哉曰公尹

洛禮陳商為鄆薦蔡京莅京辟李商隱予偶不識公耳公之知予如春潦之奔壑夏雲之得龍秋弧之發矢冬鑪之納火勢豈後於三子哉是則公亦知予者也何必識然後知乃曰之知也在道之相望爾昔殷湯與周公不相識孔子與周公不相識孟軻與孔子不相識揚雄與孟軻不相識韓愈與揚雄不相識果不相知哉伊尹與夏桀相識比干與殷紂相識果相知哉今天下六國之侯小國之伯予常識之矣目且相視言亦相交豈得為余知也哉予感歎碑下歸解於是書之

命解

李翱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為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何為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也對

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為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道雖一飲之細也猶不可受况富貴之大耶非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弗為也何知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

叛解

李甘

或曰申恒何辭而叛解曰盜賊富豪讎乎且淋其財而強索之若寃其主也申習盜恒習賊差乎解曰害財曰盜以盜害人曰賊天下有士家之有紵粟也天下有相家之有子弟也申憑華縣非盜歟恒驚宰相非賊歟或

曰有盜一金費十金而可捕為之乎有賊一夫殺十夫而可磔行之乎今三年兵之非十金而捕如費何萬人死之非十夫而磔如殺何解曰以金為輕而不捕則窮人家謀盜矣富人家遇盜矣以一夫為寡而不磔則壯夫人人為賊矣懦夫人人被賊矣是故盡天下之盜者三年為蚤也勝天下之賊者萬人為少也或曰吾聞寡夫重閉盍鍵乎解曰天雨垣敗盜賊乘之門之閉耶曰以彼習叛之巧也贖而吏之何如解曰盜賊欲巧吏不欲擾如贖倡而為妻也為倡且淫為妻且禁乎

唐文粹卷第四十七 古文已摠二十六首

說

天說

柳宗元

朝日說

柳宗元

禮說

柳宗元

師說

韓愈

儉不至說

來鵠

水樂說

元結

訂司樂氏附

元結

捕蛇說

柳宗元

貓虎說

來鵠

說鵲

柳宗元

說天雞

羅隱

田說

羅衮

竄利說

李紳

原晉亂

楊夔

吳相客說

表皓

雜說五首

陸龜蒙

雜說四首

韓愈

祀黃熊評

程晏

漢史贊桑弘羊評

張或

天說

柳宗元

古文已摠二十六首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
人有疾痛倦辱飢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曷佑
民者歿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
不能知天夫果蓏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
底為癰瘍疔贅瘻痔亦蟲生之木朽而蠹中草腐而螢
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
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尤之蟲之禍
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
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
鑿泉以并飲窆墓以送死而又穴為偃波築為牆垣城
郭臺榭觀游疏為川澗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
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
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

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佈以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
是則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
人之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
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入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
吾言為如何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耶則信辯且美
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
之地混然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
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尤者
是物也其能有報乎以繁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
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惡能賞功而
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矣呼
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亦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
遊其内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耶

朝日說

柳宗元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寮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說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云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溪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礪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之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為之也寮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

可乎余從之

禘說

柳宗元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禘進有司以問禘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也甲則質于戶部戶部之辭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亦禘疫于某則出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工四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禘乃通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恇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為心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漫恇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于人者何

也余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為之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吝貪乎罷弱乎非神為之也故其罰在人今夫在入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以為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為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為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

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豈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咨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者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

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養弘
師襄老聃郊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
我師是故弟子未必不如師師未必賢於弟子聞道有
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
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李嘉其能行古道
作師說以詒之

儉不至說

來鵠

翦腐帛而火焚者人聞之必遞相驚曰家之何處燒衣
耶委餘食而在地者人見之必遞相駭曰家之何處弃
食耶燒衣易驚弃食易駭以其衣可貴而食可厚不忍
焚之弃之也然而不知家有無用之人廩有無力之馬
無用之人服其衣與其焚也何遠無力之馬食其粟與
其弃也何異以是焚之以是弃之未嘗少有驚駭者公

孫弘為漢相並血布被是驚家之焚衣也而不能驚漢武
國恃奢服晏子為齊相豚肩不掩豆是駭家之弃食也
而不能駭景公之廩馬千馬

水聲說

元結

元子於山中太心所耽愛者有水樂水樂是南磴之懸水
淙淙然聞之夕夕於耳充便不至南磴即懸庭前之水
取敲曲竇缺之石高下承之水聲少似聽之亦便

訂司樂氏

元結

或有將元子水樂說於司樂氏樂官聞之謂元子曰能
和分五音韻吐水聲可傳之來請觀學元子辭之使門
人以南磴及庭前懸水指之樂氏醜惡慢罵曰韻聵多
矣焉有聽而云樂乎此言聞元子元子謝曰次山病餘
瘠固自順於空山窮谷偶有懸水淙石泠然便耳醉甚

或與酒徒戲言呼為水樂不防君子過聞而來實汗辱
君子之車僕樂官云去李川問曰向兢謝樂官不亦過
甚曰然吾為汝訂之汝豈不知彼為司樂之官老矣八
音教其心五聲傳其耳不得異聞則以為錯亂紛惑甚
不可聽况懸水淙石宮商不能合律呂不能主變之不
可會之無由此全聲也司樂氏非全士安得不甚謝之
嗟乎司樂氏欲以金石之順和絲竹之流妙宮商角羽
豐然迭生以化全士之耳猶以懸水淙石激淺注深情
瀛滢溶不変司樂氏之心嗚呼天下誰為全士能愛夫
全聲也

補蛇說

柳宗元

永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以
禦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孿踠癘癘去死

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
之者當其租八末之人爭犇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
世矣問之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
六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
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
感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
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父已病矣自
吾之三世居是鄉積于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
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
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
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
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
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呌囂乎東西隳突

乎南北譁然一而駭者雖鷄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可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言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懼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吾常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可信焉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俟乎觀人風者得焉

貓虎說

來鳴

農民將有事於原野其老曰遵故實以全其秋庶可望矣乃具所嗜為獸之羞祝而迎曰鼠者吾其貓乎豕者吾其虎乎其幼感曰迎貓可也迎虎可乎豕盜於田逐之而去虎來無豕豕將若何抑又聞虎者不可與之全

物恐其決之之怒也不可與之生物恐其殺之之怒也如得其豕生而且全其怒必甚射之獲也之猶畏其來况迎之耶噫吾亡無日也失或有決於鄉先生先生听然而笑曰為鼠迎貓為豕迎虎皆為害乎食也然而貪吏奪之又迎何物焉由是知其不免少撤所嗜不復議貓虎

說鷓

柳宗元

有鷓曰鷓者巢于長安薦福浮屠有年矣浮屠之人室于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又是鷓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屠之跂焉者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之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西北亦然嗚呼孰謂不吻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是故無號

位爵祿之欲里間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穀卵而知攫食決列之事爾不為其他凡食類之飢唯旦為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絕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亡其飢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鵠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鷓其立趨然其動善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說為夫得也孰若鷓者吾願從之毛耶翹耶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飢

說天雞

羅隱

但氏子不得父術而得雞之性焉其畜養者冠距不舉

毛羽不彰兀然若無飲啄意洎見敵則他雞之雄也同晨則他雞之先也故謂之天雞但氏死傳其術於子焉且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錯翳距鈿利者不與其棲無復而時伺晨之儔見敵之勇峨冠高步飲啄而已吁道之壞矣有是夫

田說

羅衮

一夫田甲氏乙氏判而農之乙氏糞其田田善收甲氏以為不善守天地之和風雨之絮而不善收噫造化之功不如糞土乎

竄利說

李耳

吾竄乎奚竄吾竄利也利所趨也所竄也吾將為之所為也吾豈為人之所為也哉今是頑人曾無不忍之心然常獨有忍心者錄害於利也且謂螻蟻大於麋鹿則

許之乎聲不許也然人顧而遭螻蟻則迂足而活之過而傷螻蟻則失聲而痛之顧而見麋鹿則援弓而逐之幸而中麋鹿則失聲而喜之忍於大者不忍於小者何與麋鹿利於口腹也螻蟻不利也故居於利則雖麋鹿忍也不居於利則螻蟻不忍也然則羈於利而忍於麋鹿者獨小人耶長人有甚焉長人則果忍於人矣烏有是哉前有將官兵以誅怙逆叛者不十餘戰而能殺萬人則師喜不能殺萬人則師恥豈翅忍乎從有侈富而劫死者有怨曠而姦死者有飢寒而道路死者有加兵死之數今是長人固有不忍之心然獨時有忍心者亦繇害於利也是故利滋博者忍滋多也吾方與之角利將在所不忍乎故曰吾竄乎奚竄吾竄利也如此俛讀倚詠孳孳於策試者竄而非耶然吾之所竄竄乎心也

不竄乎身昔者趙孤正晉先盟五合諸侯傳曰生不及利彼豈竄吾身哉

。原音亂說

楊夔

晉室南遷制度草創承永嘉之後置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謝鯤輕佻王澄曠誕競相祖習以為高達卞壺厲色於朝曰帝祚流移社稷傾蕩職茲浮僞致此墮敗猶欲崇慕虛誕汙靈時風奏請鞠之以正頽俗王導庾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潔源端本之日也猶乃真虛駕僞崇扇佻薄躡諸敗跡踵其覆轍以此勅立朝綱基構王業何異登膠舩而汎巨浸操朽索以馭奔駟乎設或行卞壺之奏黜屏浮僞登進淳實左右大法維持紀綱則晉祚亦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峻繼亂余以為晉之亂不自敦峻而檢於導亮

吳相客說

袁皓

孫室季壞其相更相語曰不日不月吾其晉臣乎有客前而語曰相君不聞物之化者耶蛇化為龍龍之孫見蛇而笑之謂吾祖之世龍焉殊不知蟒之腥尚存乎大澤之畔家化為國國之人見家必笑之謂吾祖之世國焉殊不知耕稼之具未朽於歷山之下蓋由知龍而不知蛇知國而不知家噫堯舜聖人也丹均而不能嗣而况吳以干戈而得耶相君論而泣

雜說五首

陸龜蒙

先儒曰瞽叟憎舜使塗廩浚井醜于觴酒欲從而殺之舜謀於二女二女教以鳥工龍工藥浴注云涿而後免矣夫勢之重壯夫不能不畏位之尊聖人不得不敬况舜婿于天子頑嚚嫚戾者獨不畏之又從而殺之且

堯之妻二女帥九子觀舜之德舜乃受教於女子其術怪且如是是不教人以孝道教人以術免也固堯使勗之非觀德也何足以天下付

邵侯姜女之生子也始弃之命之曰弃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弃之亦命之曰弃邵弃為稷官蒸民賴之宋弃美而生佐幾移於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如何耳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成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曷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况吉凶他人乎

傳曰武王罷朝而襪系絕顧左右無可使結者衛褚師呼聲子結襪而登席漢廷尉為王生結襪襪之有帶其來尚矣今獨亡之嗚呼古之制亡者十八九奚襪帶之

足云

柳下季之妻誅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呂不韋作春秋秦人不敢損一字德與刑如何哉

雜說四首

韓愈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無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以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以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人者不視人之肥瘠也亦不視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也亦不視其紀綱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

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夏

啟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

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

兵而焚之傳二帝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

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

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

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

談生云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

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

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

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

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

美而狠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然

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為不失也怪
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予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
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
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
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
足材美不外見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
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
知馬也邪

祀黃熊評

程晏

傳曰子產聘晉晉侯有疾夢熊以為厲鬼子產曰熊之

神化為黃熊熊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未之祀
遂使祀之而杜預又注曰言周衰晉為盟主得佐天
祀群神也曰異乎吾之說也若熊為夏郊三代祀之
掌周禮者存焉晉為主盟豈天子祀典宜諸侯而僭之
耶是不可祀之者一也羽山又非晉望是不可祀之者
二也鮌若窆天下厲即有天子太厲司其祀矣是不可
祀之者三也若為一國之厲即有侯東海者國厲司其
祀矣是不可祀之者四也況祀為夏后鮌有歸祀又不
為厲是不可祀者五也子產言崇厲之事有二吾取其
一焉言實於臺駘之崇吾取之矣黃熊之厲吾不敢聞
晉侯方疾其或荒邪內作偶夢色象之一物謂之黃熊
安可執加魘厲而為畧越之祀哉

漢史贊系弘羊評

張或

班固稱弘羊擢於賈豎方以版築飯牛且謂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又與仲舒石建汲黯日磾等二十餘人並論而談殆不然矣夫君人者務於得賢故不隔卑鄙將慮賢者之處賤不謂賤者之必賢古者乃欲以伊尹負鼎取類於庖人太公坐釣求備於漁叟不亦遠哉且上之所欲人必有成之者故曹伯好田則公孫彊出陳侯好色則儀行公至殷辛淫酗則惡來革進周厲貪虐則榮夷公起漢武殘剝四海則桑弘羊擢其所由來者久矣書曰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抑為此也季孫用田賦孔子書而過之以其踰周公之制也而况攘臂抵掌力為天下聚斂之人乎義也者君子所死生而小人之所不及利也者小人之所赴蹈而君子之所不忍為漢武必欲行先王之道守高祖之法則焉用弘羊欲奪萬姓

利閉生人之資則天下市籍小人皆能之矣亦何獨弘羊乎善為盜者藝愈精而罪愈重盜愈利而主愈害弘羊善心計斡鹽鐵折秋毫令吏坐販不顧王者之體府庫盈而王澤竭一身幸而四海窮於弘羊之計則得矣漢亦何負於弘羊哉卜式潔已自守不及時政知弘羊罪欲烹以致兩孟堅躬修國史垂法來代柰何以錐刀異類齒得人之論一言不知其若是乎

唐文粹卷第四十七

唐文粹卷第四十八 古文庚

一十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符命 貞符

柳宗元

論兵 罪言

杜牧 原十六衛

杜牧

析微 帝王所尚問

李翱 漢武山呼

羅隱

子高之讓

羅隱 蒙叟遺意

羅隱

詰鳳

陳黯 登華旨

沈顏

窮達志

程晏 禹書上

劉蛻

禹書下

劉蛻 斷非聖人事

李商隱

讓非賢人事

李商隱 知道

房千里

貞符

柳宗元

負罪臣宗元惶恐言臣貶所量移流人吳武陵謂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

舒耳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處處子固皆必襲蛙蛇
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
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爲尚
書卽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
厚久宜享年無極之義本末閑闕會賤逐中輟不克究
備武陵卽扣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聖王
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
卽具爲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爲也苟一明
大道施于人代臣死無所憾是用自決臣宗元稽首拜
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倥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擊鬪怒
震動專肆爲淫威曰是不知道唯人之初摠摠而生林
林而羣霜雪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

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一之欲毆其內於是乃知噬禽獸
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突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
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籍籍草野塗
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爲曹於險阻號令起
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聖人
焉曰黃帝造其兵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
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嶽持
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才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
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
建由是觀之厥初罔不極亂而後稍可爲世也以非德
不樹故仲尼叙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
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
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

以奠永祀後之妖淫器器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
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鳥以為符斯皆詭譎闕誕
甚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口良漢月大度克懷于有氓登
能庸賢濯瘍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為符也而其臣妾乃
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于無知之氓增
以騶虞神鼎脅毆縱踊俾東之泰山石閭作大號謂之
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成效卒奮驚逆其後有賢帝
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
而下龍亂鈎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駁乎無
以譏為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垓以
為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涌灼爛號呼騰蹈莫
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澆滌蕩沃蒸為清氣
踈為冷風人乃溍然休然相歸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

寧椽斫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
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折抵倚奔走轉徙之害不起
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祇于元德徒奮祖呼
犒迎義旅謹動六合至于麗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
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劓于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
歸于唐躑躅謳歌灑灑和寧帝庸威慄惟人之為敬奠
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為義廩斂發謹飭歲丁大
浸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厲而友
大生而孳愷悌祇敬用底于理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
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
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理孝仁平寬惟祖之則
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求末無窮是故受
命不于天子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

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父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雉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為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龐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廟郊文之雅詩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謚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與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理以敬干人事其詩曰

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刃莫畢屠澤燠于爨沸炎以幹殄厥凶德乃毆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粗糧刑輕以清俾我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理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已拱之戴之神其祐爾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

仁之歸濮鎡于北祝栗于南幅負西棗祇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從祝之心誠篤之戶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求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罪言

杜牧

國家大事其不當言實言之有罪故以云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胤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上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胤浮羨淫工機織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

當天下異州以其恃強不循理與其必破弱雖已破弱
與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
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爲之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今陝
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
不一世晉太常儒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
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
有之故削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鄒
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爲
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
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于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
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
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田此言之山東
王者不得不可爲王霸者不得不可爲霸得賊得之是

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阜函潼
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
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迴鶻吐蕃義
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脩障戍塞其術蹊齊魯梁
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湏迴轉
顛倒橫邪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頽委四夷日昌熾
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
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
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
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秦
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
明超出古昔志於理乎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
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

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成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資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間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害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

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

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亦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

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二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

五十里黎陽新鄉隸屬衛州障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

一則馳入成臯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

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頊之五年

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田弘止昨日誅滄頊之三年

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來降誠長慶初誅趙一日

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田布昨日誅趙一日罷

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李聽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

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

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

也兵多粟多敵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

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沈麟入骨髓無以為非者指示順向詆侵族鬻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餒死以戰以此為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趙尚趙復振下博敗杜良叔趙復振館陶敗趙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

養武臣

襄公鄂公之徒外開折衝

果毅府五百七十四

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甲為寇土數十百萬人為寇兵變夷戎狄踐踏四作此以時我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我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為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凡有百七十四府三時耕稼襁襖耒耜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師帥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捩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為師帥亦無能為叛也

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
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筭神術也至于開
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
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產
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定蜀
繚絡萬里事五強寇奚契丹吐蕃十餘年中亡百萬
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去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肝
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
使出落鈐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黠燕者
祿山僕居內則篡卓莽曹馬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
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
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為甚也
人嚮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玉

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出父兄禮義之教復
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曰之其強深復勃者
則撻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一不使違已力壹勢使
罔不為寇其陰沉去巧狡者亦能以水筭口斂委於邪倖
由鄉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出的別館或一夫不幸
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匝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涌溢
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寐衰薄教化恩澤擁抑不下召
來災沴被及牛馬嗟呼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
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
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聰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
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蠹不作者未
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
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帝王所尚問

李翹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何也帝王之道非尚忠也非尚敬與文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而已矣救野莫如敬救鬼莫如文救僂莫如忠循環終始迭相為救如火蔓而燒也人知其勝之于水矣勝于水者土也水之潰漫其流者則必大為之防矣故夏之政尚忠湯之政尚敬武王之政尚文各適其宜也如武王居禹之時則尚忠矣湯居武王之時則尚文矣禹與湯交地而居則夏先敬而殷尚乎忠矣故適時之宜而補其不得者三王也使黃帝堯舜居三王之天下則亦必為禹湯武王之所為矣繇是觀之五帝之與夏商周一道也若救殷之鬼以文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由適于南而北轉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者也若孔子王天下而傳周其救文之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是文與忠敬皆非帝王之所尚也乃帝王之所以合變而行權者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者也不可休而作為之者也

漢武山呼

羅隱

人之性未有生而侈縱者苟非其正則人能壞之事能壞之物能壞之唯貴賤則殊及其壞一也前後左右之諛佞者人壞之也窮游極觀者事壞之也發於感寤者物壞之也是三者有一於是則為國之大蠹孝武承富庶之後聽左右之說窮游觀之靡乃東封焉蓋所以祈其身而不祈其歲時也由是萬歲之聲發於感寤然後踰遼越海勞師弊俗以至於百姓困窮者東山萬歲之聲也以一山之聲猶若是况千口萬舌乎是以東封之呼不得以為祥而為英主之不幸

子高之讓

有挈其大而舉其高以授人者彼則曰隘矣哉挈而舉者曰以吾所得之廣大曾不若彼人之心又安可以施於彼乎於是退而倜傥不敢以所得為有伯成子高讓禹者非所以小黃屋之尊也夫安九州之大據兆人之上身得意遂動適在我鮮有不以荒怠自放者子高且欲挾禹之心而謹其取也故讓之厥後有卑宮菲食之政

蒙叟遺意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為山嶽以腸胃為江河一旦慮其拙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鐵於山澤滓魚鹽於江河俾後人攻取之且將以苦混沌之靈而致其必不起也嗚呼混沌氏則不起而人力殫焉

詰鳳

陳黯

嘗得揚雄云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將欲伸之以為鑒迨覽其劇秦美新則有異乎是句絕雄仕漢遇新室之亂既不能去之又懼禍及乃為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鳳固若是耶果若是則鳳遇繒繳而猶徊翔其間耶君子之仕也所以行道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宜以君臣之義興亡之理匡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可拔簪高謝以明其節詎有苟祿貪生徇非節詐廣引秦過以喻惡德則是稔其篡逆也與古之持顛危死名節者背而馳也嚮者所著若鳳之說得不為誣鳳也哉雞常禽也曉晦而不迷其候鳳靈鳥也理亂而不知其時耶噫言之不思有如是耶或曰古入臨危制變亦權道也

惟知莽之不可匡也故矯爲其辭姑務脫禍是亦權也何過之深歟曰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焉所以不失其道未見捨其道而從其權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齊樂知其不可匡也乃去之魯不聞矯爲其辭以求庸於魯雖仲尼日月其德人之不佞然揚旌亦慕仲尼之教者以著書立言爲事得自易哉夫立言者豈不欲人之從教耶且已不能信人况求信於人乎語曰君子先言而後從之斯言可欺也哉

登華首

沈顏

嘗讀李肇國史譜云韓文公登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絕遺書爲訣且譏好奇之過也如是沈子曰吁不論文公之旨耶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

五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

縱車於途途窮輒慟豈始慮不至耶蓋假事諷時致意於此爾前賢後賢道豈相遠文公憤趨榮貪位之者若陟懸崖險不能止俾至身危踣蹶然後歎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乎

窮達志

程晏

君子寧小窮而大達小人寧小達而大窮小者人之後大者入之道也孟子論帝王之道於諸侯諸侯不志我言則去之豈不以小窮而大達與衛鞅論帝王之道於秦伯秦伯寤於是鞅乃易之以霸強之術而苟容之豈不謂小達而大窮歟君子不患乎無才患乎不知窮達之理也孟子大達遠盜蹊而遵正路者也衛鞅大窮捨正路而趨盜蹊者也秦不知蹊以問鞅鞅指之趨盜蹊而強去也我知盜之蹊而返然之曷若遵正路而遠盜

蹊哉

禹書上

劉蛻

以功不就而受誅則可謂勤民而死乎曰不然然則夏之郊也奚不尋其先安得以鯨配曰以功不就則可謂勤民而死也以誅其身則可謂勤其家也不怨君誅而尋父功鯨當誅也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既勤其家為天下故報其勤家於夏郊而已矣有鯨之誅而不廢其功禹為其子也不得以天下而擇其功者禹為之事鬼神也微禹之為子先人之罪將不食矣故其子之功由勤父嗣也然則夏郊宜矣於是君誅其怠也而子不怨其家祭其勤也民神弗畔蓋禹以天下不逮事其父而致孝乎鬼神云

禹書下

治天下之野見之於夏功而未見先於夏功者久矣夫八年之間生聚非不壞也委積非不耗也帝憂則民愁樂則民喜故以憂樂隱顯而助之帝能治其心故禹後雖以身先天下而不以一身負天下之土石以其得治世之心而易使也嗚呼必不得和心之人而為可以智治則豈羽山之下忍不以智獻其父者歟天下見濡手足之禹則不見土階之上以治憂樂者也故曰心治乎人也功治乎水也其可獨禹云乎

斷非聖人事

李商隱

堯去子舜亦去子周公去第後世人以為能斷此絕不知聖人事者斷之為義疑而後定者也聖人所行無疑又安用斷聖人持天下以道民不得知聖人理天下以仁義民不得知害去其身未仁也害去其家未仁也害

去其國亦未仁也。害去其天下亦未仁也。害去其後世，然後仁也。宜而行之，謂之義。子不肖，去子弟不順，去弟家國，天下後世皆蒙利去害矣。不去則反，宜然而為之。堯舜周公未嘗疑，又安用斷？故曰：斷非聖人事。

讓非賢人事

世以為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者，為賢。此絕不知賢人事者，能使其國能使其天下，是不苟取者耳。湯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湯有陟陞之，後鳴條之戰，竟何人哉？非伊尹不可也。武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武者，牧野之誓，白旗之懸，果何人哉？非太公望不可也。伊尹之讓汝鳩、仲虺，太公望之讓太顛、閔天，則商周之命，其集乎？故伊尹之醜，夏復歸太公望之，故揚蹈厲當此時，雖百汝鳩、百仲虺，伊尹不讓也。百太顛、百閔天，太公望亦不讓也。故曰：讓非賢人事。

讓也。故曰：讓非

賢人事。

知治心

房千里

世所以為達者，貴爵富祿，威刑不勝其用，珠玉不勝其計耳。孰聲口，餽以味，目猷色，斯所謂常情之大欲也。世之所以窮者，秩不足，以底身祿不足，以充用，侮不能，威辱不能，刑聲色不足於耳目，滋味不甘於口舌，斯所謂常情之大不欲也。然而聖人汲汲於祿仕者，豈不為是耶？曰：非也。聖人為入者也，恒人為已者也。聖人負其資，得其地，逢其時，有其祿，然後因其鎡基，流其德，澤猶水之居，高者決而漑之，其浸必廣。聖人之所以為榮者，導人於仁，誼然後使千萬年載其烈光，為巍巍之德，功以浹於生人者也。恒人之為已者，期於厚祿，貴位，位以私尊，祿以私富，益尊而愈驕，益富而愈汰，以淫快一日之欲。

纒放肆於氣未絕之間者也聖人有其時有其位行其道以及於人無其時無其位奉其道以自飾故聖人進不為榮退不為戚而常得其道恒人幸其時竊其位恣其所為竭人以自足無其時失其位任其愚以自困故恒人進以為已榮退以為已辱而常失其道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歎行已之道足以致是而時王不用已之道道無所施非歎其身食不方丈衣不文繡也恒人之所悲不達者率曰吾妻不能羅襦吾兒不得肉食耳豈嘗少及於外物哉聖人以德澤流於人雖九命崇錫不以為厚以其所積果當外其身而公於天下非已幸也恒人無毫毛以禪於人苟幸得祿仕即逸豫以自怡以竊取偷得為大點其所得幸也孔顏聖賢也豈嘗聞伐樹瓢飲以為已辱哉姬旦亦聖人也豈嘗聞受封攝理以為已幸哉是知聖人之樂也內而恒人之樂也外內故常有餘外故常不足有餘故推於人不足故取於人有道之人雖麤裘索帶而人不鄙之者取其內而不取其外也豪民俠士紫衣金鉤而人不貴之者文飾於外也若然者富貴者文飾於外也彼之所以以仁誼者質充於內也西子不華燭女錦穀是不能易其美惡後之君子窮於時者當思勉其內而自篤無以其外而諂人達於時者當思勉其內以自飾無以其外而驕人苟如是庶幾乎知道矣

唐文粹卷第四十九 古文辛 摠一十七首

駁譽 明分 皇甫湜 諛國 吳興姚 鉉 纂

駁 良成式 諷詐 三 沈顛

內夷檄 程晏

時事 讀開元雜報 孫樵 書褒城驛 孫樵

鞭賞 柳宗元 荆巫 羅隱 司空圖

變化 象化 牛僧孺 移兩神 司空圖

風雨對 羅隱 浪翁觀化 元結

時化 元結 世化 元結

蠹化 陸龜蒙 蟹志 陸龜蒙

明分 皇甫湜

天下之是非繫於人不懸於迹一於分不定於所為孰

謂人君子小人是也孰謂分君子小人之別是也彼誠君子矣為之無不是彼誠小人矣動而之非故君子指人之過為嫉惡譽人之善為樂賢言已之光美擬於堯禹參於天地為昌言順則為周公變則為伊尹其心定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君子而已所謂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小人者不然其過人為毀譽其譽人為比周言已之光美為矜夸變則為賊順則為偽其心定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小人而已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余故曰天下是非繫於人不懸於迹一於分不定一於所為橫天地絕古今人之所由者一而已

讒國

沈頤

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故人君弗為意也且

曰彼誠佞耶予不過寵一臣彼誠忠耶予不過黜一臣予授天命有天下豈少若人乎柰何拂予心而不知寵一佞而百佞進黜一忠而百忠退矧忠者寡而佞者眾乎是以宰嚭讒子胥而吳滅趙高讒李斯而秦亡無極讒伍奢而楚昭奔斬尚讒屈原而楚懷囚愚故曰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非夫

改

改成式

古之非人也張口沫舌指數於眾人人得而防之今之非人也有張其所違嚙惑而憂之人不得而防也豈雕刻機抒有淫巧乎言非有乎

諛詐

王藹

禮法不可斯須而去有以禮法而為災忠信不可斯須而去有以忠信而為禍禮法非災人之端忠信非禍人

之本理或有害則禮法忠信為禍人之萌狂瞽人之所惡也效之則恐不及其真荒陋人之所恥也履之則恐不自其性狂瞽誠可惡也荒陋誠可恥也臨難而保全則狂瞽荒陋為藏身之藪禮法忠信直也狂瞽荒陋詐也必之保全則直不如詐之功嗚呼三皇之前無所用五帝之後無所不用

內夷檄

程昞

四夷之民長有重譯而至慕中華之仁義忠信雖身出異域能馳心於華吾不謂之夷矣中國之民長有倔强王化忘棄仁義忠信雖身出於華反竄心於夷吾不謂之華矣竄心於夷非國家之竄爾也自竄心於惡也豈止華其名謂之華夷其名謂之夷耶華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華其心者是知棄仁義忠信於中國者即

為中國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恃以命中國專倨不王棄彼仁義忠信則不可與人倫齒豈不為中國之夷乎四夷內嚮樂我仁義忠信願為人倫齒者豈不為四夷之華乎記吾言者夷其名尚不為夷矣華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

讀開元雜報

孫樵

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寮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寮廷諍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為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長安來者出其書示之則曰吾居長安中新天子嗣國及窮虜自潰則見行南郊禮安有

籍田事乎況九推非天子禮耶又嘗入太學見叢篳負
生而起若皇堂者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址則射禮廢
已久矣國家安得行大射禮耶自關已東水不敗田則
早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為豪家後者吾嘗
背華走洛遇西戎還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
安能東封從官禁兵安所仰給耶北虜驚嚙邊吐勢不
可控宰相馳出責戰尚未報功況西關復驚於西戎安
有扈從事耶武皇帝時以御史竊議宰相事望嶺南走
者四人至今卿士齟舌相戒況宰相陳奏於仗乎安有
廷奏諍事耶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
政事蓋當時條布於外者然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
覆云尚以為前朝所行不當盡為墜典及來長安日見
條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
于某明日畋于某誠不類數十幅書樵恨生不為太平
男子及覩開元中事如奮臂出其間因取其書帛其縵
志其末凡補缺文者十三正訛文者十一是歲大中五
年也

書褒城驛

孫樵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
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
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二節
度治所寵節虎旗馳駟奔軺以去以來轂交蹄躡由是
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為壯且一歲賓至
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飢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
寧有顧惜心耶至如掉舟則必折篙破舳碎鷁而後止
漁釣則必枯泉涸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

於堂凡所以汚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
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碎破不與曩
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際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
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叟笑於傍且曰舉今州縣
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為治平踵千里者不
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
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
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
令而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
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
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
革去者其在刺史則曰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釀當
飢飽鮮囊帛貴金笑與扶終嗚呼州縣者真驛耶矧更

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為剝
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
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
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既
揖退老叟條其言書於臨
城驛屋壁

鞭賈

柳宗元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西只直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
十則伏然笑之以五百則曰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
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予予視其首
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
一來而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搯之滅爪而不得其
所窮舉之翹然若揮虛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
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爇湯以濯之
則傲然枯蒼然白嚮之黃者拖也澤者臘也富者不悅
然猶持之二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踉因大

擊鞭折而為五六馬蹠不已墜之地傷焉視其內則空
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梳其貌蠟其言以求
賈伎於朝者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
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
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禦乎物以夫空
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效惡有不折其用
而獲墜傷之患者乎

荆巫

羅隱

荆楚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為人祀也
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為
人祀也羊猪鮮肥清醑蒲厄祈疾得死祈歲得飢里人
怨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
甚累故為人祀誠必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

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為人祀誠不得罄
於中而神亦不散乎外其胙且入其家是入非前聖而
後愚蓋牽於心而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況異
於是者乎

象化

牛僧孺

象龍禱雨三月不應巫病民盜王甚愁儒有言曰王無
愁也象之誤也夫龍善化雨而時在乎天天使雨龍得
化不使雨龍不得化聖人象龍而救民是乃象其化者
也龍之性善學者人之心故象性莫若心而已使性非
心可象則鴟鳩之性均而木刻鴟鳩足以象均耶獬豸
之性觸而瑰飾獬豸冠足以象觸耶龍以性善化而龍
於化人者衣袞則其象不以土木亦明矣湯是以龍其
聰而深魚不聞也龍其明而高無不見也言若出為雲

而物仰之有陰智若躍乎淵而物觸之有潤天而不雨
百姓視王為雨也雖七歲炎炎不聞有咨者而况三月
哉

移雨神

司空圖

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刻列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後
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細獨以為惑何者天以神乳育
百苗穀必時既豐然後民扣率以勞神之勤於事而祀
焉今始恡其施以愁疲民是神怠天之職也必希民之
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輸怨於天歸
惠於己是神攘天之德也抑推怨何以為義利腥膻之饋
何以為仁怠天下之事何以為敬蔑是數者何以為神
假日非吾所得顯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上是亦使
偶於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工人不可終謾民不可久侮竊

為神危之奈何

風雨對

羅隱

風雨雪霜天地之所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
風雨不時則歲有饑饉雪霜不時則人有疾病然後禱
山川藪澤以致之則風雨雪霜果為鬼神所有也明矣
得非天之高不可以周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
自運而憑之鬼神苟祭祀不時則饑饉作報應不至則
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權也而風雨雪霜為牛羊之
本矣復何歲時為復何人民為是以大道不旁出懼其
弄也大政不問下懼其偷也天欲何言

浪翁觀化并序

元結

浪翁山野浪老也問元子亦浪然在山谷病中能記水
石草木蟲豸之化亦來說常所化凡四說

有無相化

浪翁曰陰陽之氣化為四時四時形化為萬物萬物形全是無化有萬物形盡是有化無比有無相化之說

有化無

浪翁曰人或云我立於東西望萬里曰極則無人我兩忘終世相無此有無有無相化之說

無化有

浪翁曰人或云我來於南北行萬里至無不有人我兩求終世相有此無有無有相化之說

化相化

浪翁曰吾觀化於無也何無不有吾觀化於有也何有不無有無更化曰以相化化言何極化言何窮

時化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論曰翁亦未知時之化也多於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戲時之化也道德為嗜慾化為吟薄仁義為貪暴化為凶亂禮樂為耽淫化為侈靡政教為煩急化為苛酷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為一溺惑所化化為犬豕父子為昏慾所化化為禽獸兄弟為猜忌所化化為讎敵宗戚為財利所化化為行路朋友為世利所化化為市兒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大一臣為威權所恣忠信化為姦謀庶官為禁忌所拘公正化為邪佞公族為猜忌所限賢哲化為庸愚人民為征賦所傷州里化為禍邱姦凶為恩幸所迫斯早化為將相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為井陌或曰盡於草木原野化為控犴或曰殫於鳥獸江湖化為鼎鑊或曰暴於魚鼈祠廟化為宮寢

或曰數於祀禱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為風俗所化無不作狙狡詐誑之心聲呼為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僻淫之辭顏容為風俗所化無不作姦邪感促之色翁能記於此乎

世化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歎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於此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為斧鑕日月化為豺虎山澤化為州里草木化為宗族風雨化為邱舍雪霜化為衣裘呻吟化為常聲糞污化為梁肉一息化為千歲烏犬化為君子元子惑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化也四海之內巷戰門闕斷骨腐肉萬里相籍天地非斧鑕也耶人民暗夜盜起求食晝遊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豺虎也耶人民相與寄身命於絕崖深谷之底始能聲呼動息山

澤非州里也耶人民奔走非深林蒼叢不能藏蔽也非宗族也耶人民去鄉國入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斷風雨非邱舍也耶人民相持於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雪非衣裘也耶人民勞苦相寬瘡痍相痛老弱孤獨相苦死亡不相救呻吟非常聲也耶人民多飢餓溝瀆病傷道路糞污非梁肉也耶人民奔亡潛伏戈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存者一息非千歲也耶僵主腐卿相枕路隅鳥獸讓其骨肉烏犬非君子也耶

蠢化

陸龜蒙

橘之蠢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感蹙然類螭蟻而青翳葉仰齧如飢蠶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振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凝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蛻為胡蝶矢力力拘拘其翎未舒檐黑鞬蒼分朱間黃腹

填而攢墮綾織且長久醉方寤羸枝不揚又明日往則倚薄風露樊綠草樹聳空翅輕瞥然而去或隱蕙隙或留篁端翩旋軒虛颺曳紛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菴網而膠之引絲環纏牢若拳拮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嘿其中類有德也不朋而遊類潔也無嗜而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為橘之蠹後不見觸螿之網人謂之釣天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下大橘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略太蕙篁也苟滅德忘公崇浮飾傲榮其外而枯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為大螿網而膠之乎觀吾之蠹化者可以惕惕

蟹志

陸龜蒙

蟹水族之微者其為蟲也有籍見於禮經載於國語揚雄太玄辭晉春秋勸學等篇考以公易象為介類與龜鼈

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勞行者歟參於藥錄食蔬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唯左氏紀其為災子雲譏其躁以為郭索後蚓而已蟹始窟穴於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蚤夜齎沸指江而奔漁者緯簫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鉞斷短其江之道焉爾然後奔紛越軼避而去者十六七既入于江則形質寢大於舊自江復趨于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避去者又如多焉既入于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嗚呼穗而朝其魁不近於義耶捨沮洳之江海自微而務著不近於智耶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揚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人之言求六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洳也孟軻荀揚聖人之瀆也六籍者聖

人之海也苟不能捨沮洳而求瀆以至于海是人之智
反出水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其蟹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唐文粹卷第四十九

唐文粹卷第五十

碑一摠六首

吳興姚 鉉 纂

嶽瀆祀

后土神祠碑

玄宗御製張說辭

西嶽太華山碑

玄宗御製張說辭

北嶽恒山碑

張嘉貞

南海神廟碑

韓愈

黃陵廟碑

韓愈

燕支山神寧濟公祠堂碑

楊炎

后土神祠碑銘

并序

玄宗御製

張說辭

古之王者皆受天命禮樂有權神祇是主郊兆所設推
定於厥居精靈所感則通乎變化大匠歸正旁行不流
惟創制者為能之亦安在守文而已睢上祠者本魏地
鄒丘之舊而漢家后土之宮汾水合河梁山對麓地形
堆阜天然詭異隆坼而特起忽盤紆而陟絕景象相
傳胥變如在有物不可以終否有典不可以遂廢故推
而行之歲在癸亥始有事于茲焉在昔后王時邁省方

柴燎告至幽隱胥洎大舜則五載一巡武帝則三歲一祭今時代丕變人神禮煩朕竊爲損益折以法度一紀再駕亦無闕焉二十年冬勒兵逾萬騎旌旗亘千里校獵上黨至于太原赫威戎於朔陲霽展義於南夏肆觀群后道有以大備懷柔百神文無而咸秩先是有司宿設恪敬乃事已未師頌于齋宮庚申親祀于后祇聖考在天侑而作主何禮不舉靡神不徧往者漢氏之祠也牲以養牛五歲齠粟無所責其誠藉以采席六重藁結不得尚其質事與古反義不經見朕因其地而不因其儀取其得而不取其失凡牲幣法物之事歌舞接神之類咨故實於方澤不遂過於元鼎此皆公卿大夫鴻生鉅儒獻其方聞匡於不逮朕何有也且王者事天明事地察示其本教以孝祭何郊丘之禮猶獨以祈穀為名

者耶於戲享于至誠錫以繁祉黃雲蓋於神鼎絳光燭於靈壇自昔已然乃今復見斯固陰晴有所寓寶氣為不誣雖寂寥而不動亦動之而斯應顧朕之不德靈感何從賴累聖諸祉福流所致乃昔災肆赦與物更始大賚天下有慶兆人山川鬼神鳥獸魚鼈莫不允若莫不咸寧此所以承覆載報生殖資二三元盡翼翼豈與夫封禪有牒專在求僊祕祝有辭密以公移過而已銘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王者母事七德合天明義有大報用協未貞茫茫九土思索其精因一大事天因地事地彼汾之曲高睢傑異景象遺光壇場舊位寂寥千祀精靈長闕誣神不祥復古維祺文所無者秩而祭之矧曰后土昔載明祠何必因陰乃為我師意多漢武跡在橫汾風流可接簫鼓如聞壽宮創制神鼎勒勳古往今來豈無

斯文

西嶽太華山碑銘并序 玄宗御製 張說辭

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陰陽交暢則品物形矣精氣相射則神祇著矣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當七宮正位是稱西嶽披圖以察削成而四方信焉立表以筭其高五千仞明焉石壁礫堅而雄竦衆山奔走而傾附其氣一其勢威其行配金其辰直酉前對華陽之國後暨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產藍田之玉諒少昊之下都即蓐收之別館也軒帝遊焉以會衆神虞舜柴焉以覲群后爰自夏氏迄于隋室朝庭五姓載歷三千祀典相因舊章未改壇場廟宇何代不修一禱三祠無歲而缺所以報生殖事靈神不有怠也故亦祥休明災淫

慝未嘗爽也 皇天眷佑聲我烈祖奄有萬方逮乎六葉郊天地望山川精意必達墜典咸甄亦命州將四時告虔加視王社以進號金天若是何者抑有由焉予小子之生也歲景戌月仲秋膺少昊之盛德協太華之本命故常寤寐靈岳以盼嚮神交玉帛未陳幽贊必先意而啓椒醕雖薄景福田果應期而集玄感昭賽可一二而道耶記云下有方士真人金鼎石室上有明星玉女仙草瑤池茅龍一去毛女千祀前代帝王多所僥觀朕學犧文之道故非斯人之徒憂在至道之不弘不憂富貴之無永患在蒼生之不理不患年壽之若流以功施四海為長生以業傳百代為不死焉羨置集靈之宮虛望非福立存仙之殿勞思輕學者哉於戲維嶽配天尚彌予志予欲大康兆人嶽翼予欲定禮樂諧神人嶽聽予思其維

嶽降神生此多士無俾申甫專美于蒿語酌古訓心通
神景善而不答誠而不應未之有也嶽其念哉十有二
載孟冬之月步自京邑幸于洛師傳鑿廟下清眺仙掌
雲拂石牀垂兒裳可接風過松嶺仙駕如聞久勤報德之
願未暇封出之禮遲迴刻石棟榱銘山萬姓瞻予言可
復也銘曰

嶽嶽太華壯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雄峯峻削菑
苒森爽是曰靈嶽衆山之長白帝西下黃河北來陰陽
孕育精氣徘徊偶聖呈瑞逢昏降災玉池神抱石室僊
開海絕瀛洲天遙玄圃偉哉此鎮崢嶸中土鬼神乍遊
風雲忽聚古尚標赫日半壁飛雨自古王者巡方必至龍
駕帝服封工八禪地南面會神西后在位待予治國安人
然後徐思廿六事

北嶽恒山碑銘并序

張嘉貞

有國者殷蕃于天地望秩山川故以火冷不生矣有家者
嚴禋于鬼神克諧禮樂故休祐斯應矣由是上下交泰
幽明相協五精同朗辰為水其味鹹五鎮俱清恒為冬
其音羽大哉茲嶽殊於衆山蒿草不踞於近甸衡岱不
踰於方域孰與夫包括綿長經綸中外外夷有四易宿
主胡則延嘉不以限之中郡有五寶符在代則高襄公臨
之其頂也上扶乾門黑帝之宮觀其足也下捺坤軸玄
神之都府豈止劈巽魏截幽燕拒洪河撐大海頌洞合
沓半天下之襟帶嵯峨嶢巖一字內之標格者也故知
惟土有精惟山有靈宵宵冥冥其道至平其德至貞氤
氲馨馨日之不覩夫形耳之不聞夫聲陰陽不測夫奧
所以存像終以建詞庭矣稽彼上古泊乎中運五載巡狩

百神懷柔自王王令典以之協祚歷數昌期以之交泰興
自嬴漢爰逮周隋匪脩匪虔或僭或侈不動於省者其
政缺非美而封者其事訛於戲黷祭虛陳昭靈罔答更
張禮秩固往以雍熙粵若我唐正百王類教奠惟我后揚
五聖丕烈人神允洽動植和暢乃籍北鎮柴南壇碑西
嶽泥東岱是心用告厥功祇其祠也故穰穰多福獲於彼
顯顯衆心後侯於此而今儉狃不熾已方餘辰邊隅於是
乎靜雨雪甘滂乃屢盈尺稼穡於是乎豐豐歲已成惟
君能事斯北巡之禮胥詠其蘇雖黜輅纁旂未由冬觀
而圓珪方璧每自天來或事舉必祈福行宜賽則有公
卿而奉告命也或四時薦熟三獻酌泚則有侯牧而奉
新章也非夫昭信惟直豈有享於明代哉是以河朔人
風絮誠而時牲蠶穀者多矣春秋孟冬首三之日充劇顯

薄自羞若從官斂樵蘇不采孰敢私伐蓋威靈感通以
致爾與其淫滔而求者異乎夫道莫先乎真政莫先乎
淳參造化以變萬物莫先乎神資皇王以富四海莫先
乎人護神莫先乎君公正人莫先乎師長景寅歲乃命
菲才謬兼軍郡欽若明詔持兵導俗無敢懈怠名山大
川著乎典式靡不加敬於昭神寢于嶽之陽伊嶽致神
惟神主嶽高柯古幹幽蔚陰翳俯仰瞻對精魄肅慕慄
然何爲故以嗟歎歎之不足於是詠歌歌以發言言
以章德事可追於風雅詞無隱乎聞見神而聽之頌斯
作曰

五宿英煌風政休咎上經乎乾綱我君順之祚乃父兮
五宗盤薄陰化成敗下邳乎坤絡我君欽之福乃介兮
天平地成神道助貞人車于以寧兮皇極帝力神道助直

人事以息考禎祥日新既祠既禋國力斯春考風雨時
若是耕是獲家勤乃作考至神通考昭冥協和至道默
考勤敷頌歌大恒如礪明德惟哉

南海神廟碑文

韓愈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
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
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對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祀犧
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
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
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
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
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
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

於南方事無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
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溢以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
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辭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
明宮齋廬上兩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
陸之品狼籍邊豆薦裸豳八俯不中儀式吏滋不恭神不
顧享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
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以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
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褻至州之明年將
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被視冊誓群有司
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某
官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
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

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擢夫奏
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賜載陰
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
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
牲肥酒香樽爵靜絜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
怪恍惚畢出蜿蜿蜒蜒來暴飲食闔廟旋艦祥飈送颿
旗纛旄麾飛揚掩藹鏜鼓刊轟高管噉諫武夫奮棹工
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元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
之歲風災熄滅人獸魚蟹一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
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宙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
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愾益虔歲仍大和耆艾歌詠
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
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

畜上下與足於是免于蜀州負逋之緡錢十有八萬未
八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
丐之加四向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
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二十
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錢
財令無失所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
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可謂備至矣咸願刻廟石以
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情不躬正
自今公明用享錫祐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
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
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且依

黃陵廟碑

韓愈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
庭有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漢荊州牧劉
表景叔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
又題其額曰虞舜二妃之碑非景叔立者秦博士對始
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劉向鄭玄亦皆以二
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
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
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
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爲
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大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三逸俱
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英自宜
降曰夫人也故楚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爲帝子各以
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

書曰舜陟方乃死孔安國謂舜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
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
記年帝王之後皆曰陟升也謂升天也書曰殷禮陟
配天言以道終其德配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竹書
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
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
死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死者皆不
可信也二妃旣日以誄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
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爲神食民之祭今
之度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
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典地於漢南海之揭陽癘毒所
聚懼不得脫死過廟下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
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嶽州願易廟之地壙

腐瓦於刺史王堪長庶安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
故善因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
子名愉曰諾既至州起碑曰謹碑具篆其事俾刻之

大唐燕支山神寧濟公祠堂碑 楊炎

西北之巨鎮曰燕支木匈奴王庭昔漢武納渾耶開石
地置武威張掖而山界二郡之間連峯委會雲蔚黛起
積高之勢四面千里隄崖有枯柏之材備斲革陰壑有
堅剛之璞化五兵維人氣雄其畜多馬虜得之以制陰
國主天街周以之興秦以之霸漢得之以斷右臂却南
牧西距于海北經于河自外而望上也雄上乎一氣旁
廢朔鹵前衝塞門與積石來朝崑崙相負洎陟蒼蒼臨
峻極則形變六合空同大荒青冥在混元之中絕壁揭
宇宙之外舊史云封祀之山八中國之外三自夏缺秩

與漢攘疆上于時更而王者莫能配天其意者將續禹
之業以候聖人乎維唐百三十載賁玄化之紀息金革
之墟蠢蠢蒸然萃于聖澤於是左丹穴右崆峒古所未
賓咸頓首於路門之外天子登神宮勒金板將復義于
群嶽告成于昊蒼議云此山天合氣以正秋方地與神
而主戎國俾蚪螭者為師為旅貔虎者為妾為臣不在
於巨靈乎其封禪為寧濟公錫之鞶帶備厥禮物詔邦
牧太子少保哥舒公卜吉日築靈祠于高麓之陽每歲
盛秋以笙鏞之器錡釜之品率封內以望之索群神以
會之亞旅師氏旌頭弩牙金鼓七校車徒十萬從享于
廟庭大閱于山外所以因天界以崇聖功垂地險以恢
遠略也觀夫叢巖懸抱煙雨屑宰宮庭晃其角暮林石
古而幽陰神其居之可以禱安靜矣附空桑變鍾石神

其聽之可以感和樂矣大玉通帛熊蹯桂將水粢其傾筐
采物煌煌神其歆之可以祚永年矣維石巖巖日月不
老維靈是與生此熊羆神其薦之可以奉吾君矣於戲
陳信克享正祠幽感宜乎有祈而降有祭而歆龍也無
風雨之愆蛇也無氣焰之作此神之職又何羞焉乃作
頌曰

揭靈山兮天地界勢奔突兮風雲駭峯蹲龍兮入天門
氣變蛇兮煙嵐皆祐自天兮得終古被華蟲兮駕朱虎

晉府

勅賜養德書

以校正重刊

唐文粹卷第五

十

